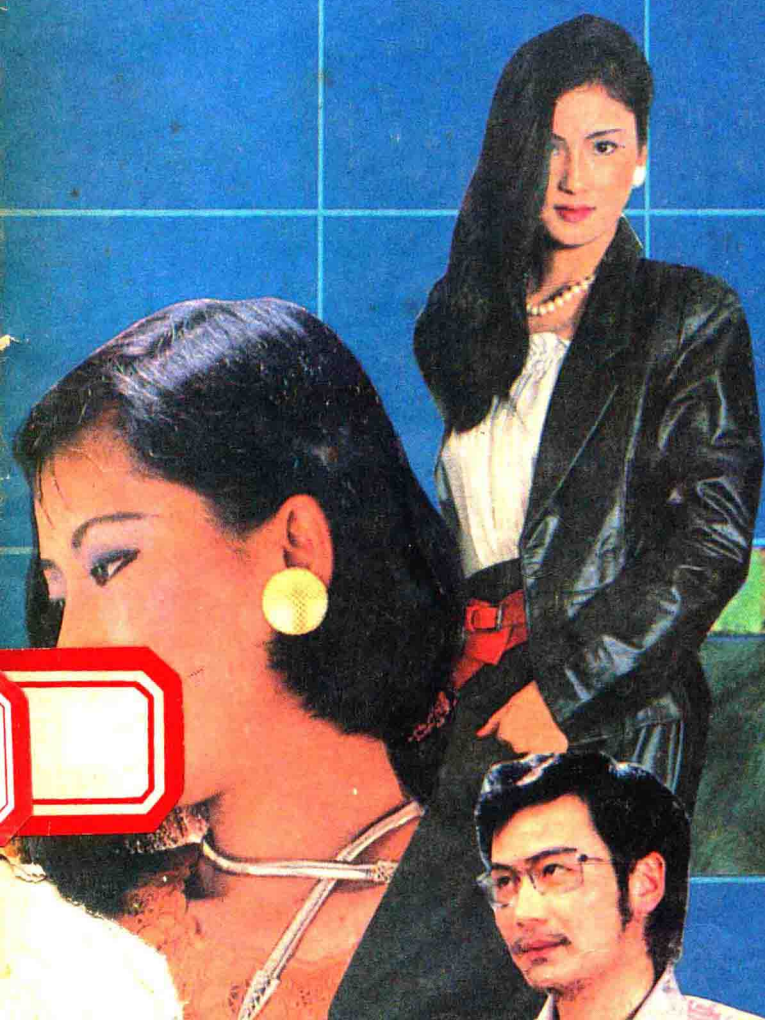


● 惊险侦破小说大系之三

● 丁 令 武

侦缉中的伪钞与 “美人”



花山文艺出版社

○惊险侦破小说大系之三 侦缉中的伪钞与“美人”

丁令武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责任编辑：马秀华

封面设计：热 众

插 图：商 杰

侦缉中的伪钞与“美人”

惊险侦破小说大系之三

丁令武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8 印张 173 千字 1991 年 4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3.50 元

ISBN 7-80505-436-3/I·406

内 容 提 要

古城市场发现伪钞，非同小可！伪钞来自何处？谁人胆敢偷印钞票？毫无线索。伪钞决不允许在市上继续流通！破案任务十万火急！公安干警迅速出动，几番周折几度艰辛，警网罩住了西洋“美人”。

浮龙玉璧乃传世之宝，本想卖个好价钱却换来伪钞废纸一堆；文物倒卖犯嫌疑在身，又命丧野花香小店。看似山穷水尽，继而柳暗花明，公安干警金睛火眼，野鸳鸯黔驴技穷……一次次顺蔓摸瓜，一场场智勇较量，伪钞印制犯终于铤而走险……

目次

第一章	夜访者	(2)
第二章	假钞票	(8)
第三章	挨打的刑侦科长	(13)
第四章	“太阳神”和他的未婚妻	(22)
第五章	迪斯科皇后暴露的秘密	(28)
第六章	兰玛瑙和黄狗碰	(33)
第七章	寻找花斑鸠	(37)
第八章	少女少男	(42)
第九章	方圆圆	(46)
第十章	逊哪芙劳遗案	(53)
第十一章	西望长安	(58)
第十二章	游吕仙庙	(70)
第十三章	变幻的夜	(74)
第十四章	道德文章	(80)
第十五章	接头	(82)
第十六章	树下美人	(88)
第十七章	冲击波	(94)
第十八章	野牛	(100)
第十九章	X	(103)
第二十章	绵绵无尽的尾声	(115)

目次

第一章	夜访者	(2)
第二章	假钞票	(8)
第三章	挨打的刑侦科长	(13)
第四章	“太阳神”和他的未婚妻	(22)
第五章	迪斯科皇后暴露的秘密	(28)
第六章	兰玛瑙和黄狗碰	(33)
第七章	寻找花斑鸠	(37)
第八章	少女少男	(42)
第九章	方圆圆	(46)
第十章	逊哪芙劳遗案	(53)
第十一章	西望长安	(58)
第十二章	游吕仙庙	(70)
第十三章	变幻的夜	(74)
第十四章	道德文章	(80)
第十五章	接头	(82)
第十六章	树下美人	(88)
第十七章	冲击波	(94)
第十八章	野牛	(100)
第十九章	X	(103)
第二十章	绵绵无尽的尾声	(115)



● 第一章 夜访者

古城派出所的办公室只有八平方米，一柜一桌，两张简易沙发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黑胖的所长往中间一站，空间就显得更加窄小了。所长脱了上衣，咔咔嚓嚓将五四式手枪大卸八块，就着昏黄的灯光擦拭。对他来说，擦枪既是工作需要，又是一种娱乐，一种享受。玩了几十年枪，他对手枪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不但熟悉每一个零件，还能摸黑装卸。平时，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枪身出过皮套，总忘不了擦一下。他正聚精会神地擦枪，一个瘦高的青年人跨进门槛，迎面走来。凭着职业的敏感和双目的余光，所长已注意到面前出现的情况，但没有抬头，只顾埋头擦枪，等待来人开口。青年人从容不迫，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蓝皮小本，递给所长，手到话也道：“民警同志，我是《古城日报》记者，文一剑。”

胖警察抬起头，习惯地将来人从上到下扫一眼，两片肥厚的嘴唇先是一抿，随后就咧开了，露出被烟熏黄的板牙：“不用看，”右手朝简易沙发一指，“请坐。”

文一剑收回记者证：“您是？”

“我姓刘，刘大保，本所负责人。”胖警察指指茶几上的烟盒，“抽烟，自己拿吧。”



“你就是刘所长。”文一剑定定地看着老警察，面朝院子坐下来；他不抽烟，将烟盒推了一把，“我正找你哩。”

“找我？好呀。”刘大保扬扬油汪汪的大巴掌，“我这马上就收场，请稍等。”转身走到门口，喊一声：“小张，过来，给记者倒茶。”

随着哎一声，隔壁走出个年轻的女民警。她显得有些疲乏，边走边揉眼，进门朝记者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转身，掂起茶几上的水壶。

刘大保随便介绍一句：“她姓张，张春秋。”

文一剑说：“刚吃过晚饭，不喝茶，不用倒了。”

“喝杯白开水，客气啥？”刘大保笑着，想起了什么，招呼小张：“抽屜有茶叶。”

小张将一杯热茶放到茶几上，对记者说声“请喝茶”，就把脸转向所长，“我走啦。”

“别走。”刘大保又摇了摇油巴掌，“记者要啥材料，你先记下来，回头给他准备。”

文一剑忙说：“这位同志，只管去忙，我们单独谈。”

“单独谈？”刘大保一愣怔，“我是大老粗，这咬文嚼字的活，我可不在行。”

“没关系，我们随便谈。”文一剑的口气既随便又不含糊。

“就这么谈吧，光明磊落嘛。”刘大保哈哈

笑道，“再说，小张也不是外人。”

“也行。”所长坚持，记者也只好听便了。小张颇不自在地坐下来，与其说听记者谈话，倒不如说听候所长发落。

咔哒，咔哒，象玩魔术似的，桌面上散乱的零件，转眼之间就拼到了一起，一支锃亮的五四式插进了腰间的牛皮套子。刘大保迅速卷起桌上的油布，往身后敞开的木柜里一塞，砰一下碰上柜门，转身洗手去了。

为了活跃气氛，文一剑和小张拉闲话：“你是新来的吧？”

“对，刚从警校毕业，分到所里当内勤。”所长不在身边，小张显得轻松多了。

“喜欢写作吗？”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写作？谈不上。”小张笑着摇摇头。“不过，报纸刊物都爱看，尤其是小说。”

“公安机关的典型事迹很多，建议你写些稿子，投给我们报社。”

“我可写不了。”小张客气地推辞，略一凝眉，想起了什么，抬头笑道：“爱写稿的人倒是有一个，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谁？”

“我的同学，方圆圆。上学的时候，她就给报刊写稿，还得过什么红石榴奖。”

“她在哪个单位？”

“市局刑侦科，当内勤。”

随着沉重的脚步声，所长进来了，年轻人

的谈话自然中断。所长抓起茶几上的古城烟，抽一支塞进嘴里，用打火机点燃。

“说实话，公安机关的形象，离不开你们这些笔杆子。”刘大保将一口烟深深吸进肚子，半天才吐出来。“今天，你是要经验材料，还是要好人好事？只管说，我们全力协助。”

文一剑不时瞟瞟院子，灵活的眼珠子转了一圈，手按膝盖直起腰，十分认真地说：“刘所长，今晚我不是来采访的，我代表群众来向你提意见。”

“提意见？”刘大保打了个顿，哧地吐出一口烟，放开了嗓门，“欢迎，欢迎，欢迎提意见。公安机关要接受群众监督嘛。哪个民警在外面捅了漏子？你只管直说。”

“不是哪个民警，是对你们派出所。”文一剑平静地说。

“派出所？”刘大保扭脸看着记者，好象没有听清他的意思，脸色开始涨红，情绪明显激动了。

“说吧，都有哪些问题？”

所长的脸色变化，全在意料之中，文一剑只有视而不见，他朝小院努努嘴，冷冷地说：“对你们这种做法，群众反应很大，写成稿子，寄到了报社。”

三人的目光都从门洞里投射出去，院子里，淡淡的电灯光照着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其中一棵树上铐着一个人，一个年轻姑娘。姑娘身着海蓝衬衣，双臂抱树，胸脯紧紧贴在树干上，双腿叉开，撅着又圆又大的屁股；她显然在抽泣，屁股一颤一颤的，样子极为扎眼。小张瞟一眼，连忙勾下了头。刘大保也看了一眼，不由嗤了一下鼻孔。

“记者同志，”刘大保尽量压抑着内心的冲动，使自己的粗嗓门保持正常声调，“这女的叫白菲菲，你认识她？”

“不认识。”文一剑摇头，“我指的是树上铐人这种现象，可不是来为她说情的。”

“那么，你知不知道她犯的罪行？”刘大保

问。

“不知道。”

“这就对了，”刘大保吸一口烟，吐出来，淡淡一笑。“群众提意见，往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如果知道了罪行，恐怕就不会同情犯罪分子了。”

文一剑是来核实情况的。群众在给报社的稿件中反映，这个所经常把犯人铐在树上，很不雅观，现在，事实摆在眼前，证明群众的反映属实，夜访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只需和所长交换一下看法，表明报社的态度，就可起身告辞，至于偶然碰上的这个女犯的罪行，他无需了解。刘大保这么一说，倒拨动了他的好奇心，就想顺便了解一下案情，他问：“这个女孩子到底犯了啥罪？”

“啥罪？”刘大保的鼻孔又嗤了一下，“说出来，吓你一跳。”

“如果说出来没有什么不妥，我倒愿意听一听。”文一剑说。

刘大保向来不愿跟外人谈论案件，可今晚有点不同，记者找上门来问是非，弄不好要把这抱树的事当奇闻捅到报上，换来满城风雨，那就麻烦了。他必须打破惯例，把案情摆一摆，让记者心中有数，不要听风就是雨。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刘大保爽快地说。“不过，我们说说就是了，你不要再向外传，更不能写到报上。案子未结，暂时保密。”

文一剑保证：“这我明白，内外有别，你只管放心。”

刘大保吩咐小张：“去，把你刚才问的笔录拿来。”

二

今天黄昏，古城路的一家个体馄饨馆提前开了门。一间营业室，两张小方桌，店名“美得奇”，实为挤得奇。刚开门，两张小桌就被一男一女占领了。男的是个小胡子，在悠然自得

地喝啤酒，啃烧鸡。女的就是白菲菲。她手忙脚乱，端起大碗就喝，喝完要去赶舞会。正喝得起劲，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女孩子叫江水兰，身材单薄，面色苍白。今天下午，她用五块钱在大光农贸市场买了两斤鸡蛋，被一个骑野车的野小子撞倒，鸡蛋打得稀烂。她要他赔，野小子扇她一耳光，溜之乎也。毁了鸡蛋又挨打，小姑娘气得大哭。家里是后娘，对

她很刻薄，没有鸡蛋交不了账，她不敢回家，在市场角落徘徊。眼看天黑了，肚子饿得慌，就摸出身上仅有的五毛钱，进“美得奇”喝馄饨。心慌意乱，双腿打颤，一碗馄饨端在手，滚热的油汤直晃荡，有几滴晃出来，落在白菲菲背上。

“哎哟！”白菲菲尖叫一声，扭脸一看是个同类，开口就骂：“瞎眼啦？”



江水兰一惊，本想赔不是，不想那汤碗又是一晃，热汤洒在白菲菲脚上。

“妈那×，故意烫我！”白菲菲呼地跳起，抓住江水兰的衬衣就撕。砰！汤碗掉在地上。嘶！衬衣撕成两半。江水兰又气又急，连忙解释：“我不是故意的。”白菲菲却像发了疯，瞅准少女胸罩上那根带子，用指头勾住，往后一拉，胸罩脱落了，露出小小的乳房。

这种来自同类的凌辱，使少女无地自容，

她心慌意乱地捂住前胸，向旁边的小胡子求救：“救救我，救救我。”

“女人的事，我不能管，管了惹麻烦。”小胡子无动于衷，一双金鱼眼却死盯着少女的奶疙瘩。

江水兰羞恨交加，张嘴就是一口，白菲菲手背被咬伤，更加疯狂起来，竟去扒少女的裤子。

小胡子毫不掩饰丑恶的内心，眼睁睁看

着白菲菲施暴，还幸灾乐祸地自言自语：“难得看个特写镜头，这才叫美得奇哩。”

两位女性撕扯着进了里间。啪！女掌柜手中的瓷盘摔在地上，打得粉碎。她顾不上收拾，一迭连声惊叫：“不得了呀，快来人呀。”尽管店堂里又进来几个顾客，却无人出来制止。女掌柜只得自己动手，死死抱住白菲菲，江水兰才腾出手来，整理衣襟。

男掌柜有经验，撕扯刚开始，就扔下勺子跑到街上，给派出所打电话。

刘大保和张春秋骑摩托飞驰而来，那个看特写镜头的小胡子和几名围观的顾客均已离去，无踪无影，只有白菲菲被少女和女老板扭住，才没有逃脱。

“抓奶掏裤裆，羞死老阎王。”刘大保气鼓鼓地站起来，当空劈下一掌，牙根磨得格格响。“文记者，你说说，白菲菲缺德不缺德？有罪没有罪？让她抱树亏不亏？”提完一串问号，又沉沉地跌坐在沙发上。

文一剑沉默了，胸中却如翻江倒海。新闻记者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可刘大保介绍的情况还是头一次听到，堪称奇闻怪事！真不可思议，生长在新时代的年轻姑娘，竟会干出这种卑鄙无耻、自我作贱的丑事。要不是派出所长介绍，谁敢相信？实在太令人气愤了，太不能容忍了！

刘大保吐出一口烟，怒气难平地补充道：“更可恶的是，她还胡说什么女人斗女人，没啥了不起，男人们少管。听听，一套谬论！”

文一剑的目光又一次投向院中的白杨树。白菲菲灰暗的身躯仍在颤动，令人生厌。如果说，进门时他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是冲着派出所的，那么，现在则是冲向这个白菲菲了。是的，白菲菲抱树不亏。你好赖还穿着衣服，人家少女被你撕开了胸衣，跟她比起来，你不算丢人现眼，抱树受罚，罪有应得。

起了小风。白杨树泛光的枝叶沙沙作响，长长的黑影晃来晃去，小小的院落显得冷寂而神秘。

文一剑喝了几口茶，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冷静地想一想，白菲菲实在可恨，但感情毕竟不能代替政策。她有罪，治罪就是了，何必让她抱树呢？别的且不说，至少，影响太坏了。

“刘所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惩办犯罪分子，完全应该。”他又喝了两口茶，继续清理纷乱的思绪，“不过，群众反映也有道理，树上铐人，影响不好。”

“是的，我也觉得不好，可实在是不得已呀。”刘大保慢慢靠到沙发椅上，长叹一声。“你大概以为，树上铐人是变相折磨。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的本意是让杨树帮我们看人，我们派出所人手紧，房子更紧。”说到这里，他挨着扶手坐直腰，提高了嗓门，“干脆，我给你交个底吧：我们派出所十几个人，就四间房子，办公室占一间，所长指导员占一间，女民警一间，男民警一间，连放赃物的地方都没有，哪有空房扣人？”

“刘所长，能不能想个法子，不抱树呢？”文一剑的嗓音不那么高了，语气中透出同情和理解。

“实在无法可想呀。”刘大保咧咧嘴，盯着记者，“如果你有好办法，请提出来，我马上改。”

文一剑勾下头，又是一阵沉思默想。忽然，仰脸问道：“能不能在报上展开讨论？把树上铐人与房子人员紧张的矛盾摆出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怎么样？如果刘所长同意，我可以写文章。”

刘大保一连吸了两口烟，把清凉的冷气也吸进了肚子，脸皮明显地绷紧了。“写文章，那是你的事，不用跟我商量。不过，有一点请你注意，公安局不是交易所。”

好象是阿庆嫂说过，听话听声，锣鼓听

音，刘所长的态度再明朗不过了。

书呆子！文一剑在心里骂自己。理直气壮而来，只有心虚气短而去，真窝囊。不过，此行并非毫无收获，群众的批评稿虽然暂时不能见报，却意外地摸了点带怪味的素材，可以另写一篇怪味文章。他站起来，勉强笑道：“刘所长，今晚你算给我上了一课，我该走啦。”

“对不起，我是个粗人，说话随便，请多包涵。”刘大保说完几句自责的话，便起身送客。

一个大小伙子走了，另一个大小伙子又跨进门来。与文质彬彬的文一剑相比，这个小伙子显得矫健挺拔，潇洒大方，在国徽、肩章、领章的衬托下，浑身充满英武之气。他用军人的步伐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刘大保虽然没有站起来，却先打了招呼：“马科长，你来了。”

张春秋见上级机关来人了，连忙起身，礼节性地叫声“马科长”，照例去倒茶。

马科长叫马波罗，实为市公安局刑侦科副科长，地方习惯，称呼上正副不分。他是因为一个刚刚发生的案件而来。还没来得及开口，刘大保就把白菲菲作案的情况说了一遍，却闭口不谈刚才记者来访的事。

“让白菲菲蹲到办公室，小张看着，抓紧讯问办手续，今晚就送到审查站。”马波罗显然是长话短说。说完自己的意见，马上转到新案上：“刚才发生一起假票子案，派出所必须派人参加清查。”

刘大保对这位年轻的领导有些莫名其妙的反感，无心了解假票子案的详情，只干硬地回答：“假票子，比撕女人裤裆更紧要？你看见了，眼下所里就两个人，你安排吧，要我去，我马上就走。”

马波罗不想争辩，问道：“不是有巡逻队吗？今晚有几队？”

“三队。”

“都在哪几条街？”

“民主街、自由路、光明巷。”

“好吧，你抓紧处理白菲菲。”马波罗说着就往门外走，“我去找巡逻队。”

马波罗消失在马路远处，刘大保抓起红色的内部电话：“要刑侦科，喂，要赵科长。”

接电话的是个女内勤，回答科长不在办公室，她去找。刘大保手握听筒，静立等待。

赵科长叫赵子天，原来是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大保的顶头上司。二十年前，赵子天当派出所长的时候，刘大保就在他手下当治安民警。后来，赵子天当了分局副局长，刘大保当所长，还是直接往来的上下级。可以说，二十多年间，刘大保是在赵子天的直接领导下走过来的；每逢遇上棘手的事，他习惯于请示这位老领导，问题总是迎刃而解。他对赵子天有一种特殊的尊重和信任，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如今，赵子天已提升为市局科长，专管刑侦，按说不存在过去那样紧密的业务关系了，可刘大保仍忘不了他的老领导，经常通个电话，问个冷热。今晚，这白菲菲作的，正是刑事案件，他打电话就更加名正言顺了，既可通报案情，又可诉说苦衷。

电话接通了，刘大保将白菲菲案子和记者来访的事说了一遍。

“我说大保，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怎么还是个大炮？记者提得对嘛，树上铐人就是象话嘛。你向他讲情况，摆困难，是必要的，可你少了一条，你应该虚心接受，表示改正嘛。”

刘大保脸胀得紫红，嗯嗯两声，无言以答。

“时代变了，要更新观念嘛。不要小看记者，如今兴民主自由，搞不好就给你捅到报纸上，芝麻大的事闹得比西瓜还大，回头你怎么收拾？”电话里传来低沉的声音：“好啦，只当走夜路，鼻子碰在墙角上，下次谨慎点就是了。当务之急是抓紧讯问白菲菲。这个案子性质恶劣，必须快办。”

“放心吧，老局长，今晚上就整她个龇牙咧嘴。”刘大保磨磨牙，重重地压下了话筒。

● 第二章 假 钞 票

夕阳的余辉从玻璃窗上消失了，挤挤闹闹的人流被越来越浓的暮霭赶出了店门，乱哄哄的店堂，出现了短暂的宁静。啪嗒！不知哪位热心人拨动开关，霓虹灯管嗡嗡几声，迸射出柔和的光焰，偌大的商场顿时四壁生辉，琳琅满目的货架又恢复了迷人的本色。

啊，工艺架上的生灵欢腾起来了：维纳斯展示健美的肌肤，七仙女倾诉思凡的情意，孙悟空腾云驾雾，猪八戒巧背媳妇……千姿百态，神采各异，令人眼花缭乱，心醉神迷。周末，是恋人的七夕，夜色，是情侣的帐幕。灯光迎来了第一对恋人。两人的神态，正如霓虹灯管显示的店名：笑逐颜开。

“买一个吧？”小伙子指着长嘴大耳朵的猪八戒问。

姑娘瞟一眼，见猪八戒嬉皮笑脸，笑得很狂，似乎在笑她，只觉脸上发烧，连忙勾下头来，嗔怪道：“难看死了，买那干啥？”

小伙子偷偷朝周围瞄一眼，见没人注意，就大胆地说：“买一个，放到玻璃板上，成天看；我就是猪八戒，你就是那俊媳妇，我背你……”

“死鬼头，不要脸。”姑娘羞得面红耳赤，梳得明光闪亮的波浪头勾得更低了。

“你太封建了，不买就不买，勾啥头呢？”小伙子抓住姑娘的手往前拉，姑娘不好意思地把手抽回，又轻声骂了一句：“看你那死鬼劲。”但是，骂归骂，小伙子并不松手，反而抓

得更紧了，直奔那闪着现代文明之光的电器专柜，聚精会神地审视着造型新颖的收录机：美多、熊猫、三洋、索尼……

“有了，在那。”小伙子发现目标，高兴得拍响了巴掌。

姑娘顺他指示的方向望去，滴溜溜转动的大眼珠不动了，嘴角露出满意的笑纹。

“搬过来看看。”小伙子对营业员说。

营业员是个瘦弱的姑娘，懒洋洋地趴在柜台上，两手托腮，望着门外人流如潮的大街出神。小伙子打招呼，她没有听见。离交班只差八分钟了，接班的小翠还没来。这丫头，真要把人急死。

“喂，听到没有？给我把‘声宝’搬过来。”

“要啥？”

“声宝，声宝。”

一架“声宝”放在柜台上，伴随着一句冷淡的话：“这可是日本货，八百块。”

什么态度！冰块脸，朝天眼，哈巴狗鼻子。小伙子没好气地回敬一句：“别说八百，八千、一万，咱也掏得出。”

烧鸡头！营业员在心里嘀吐。“掏吧！”她把手伸得老长。

小伙子没有掏钱，他得检查检查，拧旋钮，拨开关，听音响，似乎挺内行。

营业员催道：“都合格，交钱吧。”

“开关太死，按不动，换一部。”小伙子抬起头，显得理直气壮。

营业员叹口气，又搬来一部。

小伙子经过一番检查，总算满意了，右手插进黄挎包，一叠又一叠地掏钞票。一叠十张，都用纸绳扎好，一共八叠。

营业员脸上掠过一丝暖色。谢天谢地，全是“大团结”。要是碰上那些“拖拉机”，那才要命呢，就算一秒钟翻两张，八百张数下来，也得花上六七分钟。现在可好，只用两分钟，就清点收拾停当了。

等那对“烧鸡头”出了门，她又身归原位，两手托腮，遥望流光溢彩的大街，浮想联翩。

“跃进，还没下班？”一个高高的男子靠过来，声音虽然有点粗，但很亲昵。

姑娘起个男孩名，实在别扭，但日久天长，也习惯了。跃进头也不抬，噙起单薄的嘴唇：“鬼丫头小翠精死了，一分钟也舍不得提前来。”

“你还没吃饭吧？”男的明知故问，边说边动手，象魔术师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一瓶麦乳精，麻利地拧开塑料盖，又递上一包奶油蛋糕。“冲一杯，压压饥，到了舞场上，可就顾不得肚子了。”

跃进向后一仰，双手伸开，做出了拥抱的姿势。男子不由一惊：这是啥场合呀，中国人的习惯，都是偷偷摸摸干嘛，大庭广众，成何体统！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她不是向他传情，而是伸懒腰。她长长地打个呵欠，就转过身去，从货架后面提出水壶，在柜台上摆了两个玻璃杯。“你肯定也没吃，咱俩一块喝点，反正现在也没啥顾客。”

两人就这么隔着柜台，旁若无人地吃喝谈笑，倒也十分惬意。跃进甚至忽发奇想，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们俩，就象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那才其乐无穷呢。不用说，这两位也是一对恋人。男的叫张乐子，外贸公司保卫干事。由于生就一副白面孔，脸模子又长得方正，快四十的人了，看上去还年轻得很，好象才三十出头。他在事业上可谓春风得意，在爱情上却很不如意，结婚两次，离婚两次，现在，又与跃进牵上了红线，正扯得火热。

跃进姓赵，是个三十一岁的大姑娘。因为选对象的标准定得太高，挑得过细，一直没有定下意中人。如今，恋爱的黄金季节已经过去，方才感到岁月无情。省悟的结果，择婿标准大大降低。三个月前，她跟这位张干事建立了“那个”关系。原意是将就、试试，没想到迟

开的爱情之花更为鲜艳，两人情投意合，形影相随。今晚上，他们好不容易搞来两张入场券，要双双赶往友谊宾馆的舞厅，让爱情的火花在轻歌曼舞中闪耀一番，那鬼丫头却不理解人……

“谈得很投机吧？格格格。”小翠忽然从里屋钻出来，挤眉弄眼地装了个鬼脸。

“鬼丫头，咋不早来一会？”赵跃进笑问。

“准时上下班嘛。”小翠撩一下额前的清凉式短发，“来早了，不影响二位吃鸡蛋糕，说知心话？”

“别挖苦人，我们走啦。”赵跃进无心谈扯，匆匆忙忙收拾杯子水壶。

“哟，还有这么多现金呀？”小翠抱起那个红漆剥落的木盒子，眼珠瞪得圆圆的。

按店里的土政策，各班的营业款分别结算上交。赵跃进收的钱，小翠不能接。

“钱已经交了。”赵跃进漫不经心地解释，“刚才有个烧鸡头，买走一架‘声宝’，整八百。你查查，只当是你经手得了。”

“姐的心情，阿妹理解。”小翠倒也干脆，鼻子一挤，出个洋相，就点起票子来。

“少拿你老姐开心。”赵跃进斜倚柜台，耐着性子等待。

小翠是个口粗心细的姑娘，见纸条缠腰，就想到是刚从银行取来的款子，可一捆应该是一百张，这些怎么都是十张呢？哎，纸条上怎么又不见红戳戳？看来，票子不是从银行取的，倒象是某个万元户按照自己的习惯捆扎的吧。不过，捆扎票子，人们通常都用橡皮筋……

“这钱为啥这么暗？”小翠忽然觉得不大正常，忍不住发问。

“你说啥？”赵跃进正和张乐子说悄悄话，没有听清。

小翠将一叠票子摆到柜台上，鲜红的小嘴象放机关枪，如此这般说了一遍。

赵跃进愣住了。这“大团结”灰灰的，沉沉的，就是不大地道……

张乐子听着小翠的叙述，朝票子横了几眼，随即捏住钞票的一端，唻啦一下撕掉纸绳，手腕朝上那么一晃动，十张纸币就象孔雀开屏似地展开了，闪出刺眼的光。

“这是假钱！”他重重地吐出四个字，脸皮一下子绷紧了。“笑逐颜开”是外贸公司的下属商店，作为公司的保卫干事，他自然负有保卫的责任。

假钱？小翠惊得吐舌头。这怎么可能！愣怔片刻，就朝几个柜台招手：“大伙快来看，这钱有没有问题？”

百货组，五金组，文具组，玩具组的营业员都跑过来了。经初步鉴定，大家同意张乐子的看法：八十张票子全是伪造的人民币！

呜呜……赵跃进哭了。那勾魂摄魄的舞厅之乐，那合欢树下的幽会之欢，统统随着眼泪化成了泡影。

“赶紧报案。”

还是保卫干事头脑冷静，一阵小跑冲出店门，摇报警电话去了。

二

刑侦科长赵子天接到报告，不像过去那样沉着，身子



微微抖索了一下,随即发出两声感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但并没有象那些千篇一律的通讯报道描写的,“接到报案,立即奔赴现场。”他半步也没动,只是吭吭咳了两声,扭脸朝脚边的痰盂吐出一口浓痰。他远没有到咳嗽气喘的年龄,这痰,完全是被烟呛出来的。手中正有小半支黑杆纸烟在燃烧,他本能地瞟一眼,狠狠吸一口,顺手扔进烟灰缸,然后掏出钢笔,在记事本上记下发案的时间、地点和假人民币的数量,总共二十几个字。他慢慢地将钢笔压到翻开的记事本上,免得那几十个字被活动的纸页覆盖,影响他细看和思考。做完几个小动作,想得也差不多了,就抬起头,疏淡的眉毛那么一挤,向等候指示的女内勤方圆圆吩咐:“让一组侦查员、技术员,先勘查现场,了解情况,领导随后就去。”

方圆圆走后,他重重地坐在沙发椅上,又燃起了一支黑杆烟。

赵子天五十八岁,中等个头,是属于那种多见筋骨少见肉的“铁骨人”,四方大脸上,棱角分明,咋一看,颇有几分中年知识分子的风度。只有当人们注意到那双深沉的眼睛,那两条灰暗的鼻唇沟透出的冷峻神色,才会想到这不是一般知识分子的特征。巴甫洛夫证明:人的气质,取决于大脑皮层中的两个对立过程,即兴奋与抑制的对比关系。人的气质可分四种:暴躁型,活泼型,沉静型,忧郁型。赵子天遇事抑制多于兴奋,似属沉静型。这除了自身的原因,客观环境对人的气质也是有影响的。滑稽演员风趣幽默,殡葬工人凝重沉郁,幼儿教师开朗活泼,深山老农朴实忠厚。警察呢,成天与灰色人物打交道,不少笑弥勒也磨成了怒目金刚。赵子天却磨出了韧性,即使听到杀人放火的消息,也象医生听到病人的痛苦呻吟一样,反应总是那么沉静,似乎无动于衷。他自己的解释是,任何事情经历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少见,才会多怪。但今天,他却不

那么沉静了。尽管表面平静,仍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躁不安。原因呢?很简单,案子涉及自己:那个接收假票子的赵跃进是他的宝贝千金。亲生骨肉出了事,再沉着的人也会心乱如麻。眼下的问题是,他这个刑侦科长不能去破自己闺女的案,他应该回避。那么,谁去领导破案呢?当然是马波罗。马波罗是副科长,是个既指挥又实干的职务。

赵子天起身,抓起内部电话的话筒:“小方吗?马科长回来没有?回来了?好,请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他重新坐下,继续吞云吐雾。他虽然是个老资格,但站到刑侦科长的位置上还不到半年。在此之前,这一摊子本来是由马波罗指挥的。

大约过了两分钟,马波罗进来了。他比赵子天年轻二十六岁,红亮的脸膛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几乎没有任何职业病的痕迹,如果穿便衣上街,很象个体格健壮、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事实上,他也确实是个刚刚回到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当然,既然是人,面部表情总是复杂的。现在他刚踏进科长办公室,鼻翼就不满地翕动了一下。这不是他本身的毛病,也不是职业病作怪,这是被空气刺激的结果。科长办公室除了浑浊的烟雾,似乎没有可供正常人呼吸的空气;烟雾中那股刺鼻钻心的怪味,呛得他大气也不敢喘了。窗外有清新的空气,赵子天却从不打开玻璃窗。他喜欢的是烟雾,他一天要吸三十支黑杆烟,吸进肚子,再吐出来,完好地保留在密不透风的办公室。

“赵科长,你是不是要我出现场?”马波罗开口就问,想早点退出这间令人窒息的烟雾室。

“你听小方说了吧?”赵子天估摸着问。刑侦科长是善于分析判断的。

“对,小方说,笑逐颜开百货店发现了假钞票。”马波罗用快速回答。

“既然知道了，我就不重复了——是小方接的电话，她比我更了解案情。”赵子天沉思片刻，抬眼看着马波罗，颇感为难地说：“这个案子，我不便出现场……”

“我去。”马波罗把话接过来，回答得很干脆，烟雾刺得他直想呕吐，他想快点抽身。

“我在分局的时候，就知道你以前破过假票子，很有经验。你去也好，驾轻就熟。”赵子天表态之后，想起了什么，补充道：“还是那句老话，碰上杀人放火的大案要案，我多跑点……”

“好，我走啦。”马波罗一分钟也不想多留。

“慢点，”赵子天站起身，认真地说：“犯罪分子摸了另一部收录机，上面肯定留有指纹，先把指纹取下来；有了指纹，案子就破了一半。”

收录机上可能留有指纹，确实是个重要线索，赵科长及时提醒，非常重要。马波罗站定，回答道：“知道了。”

“还有，”赵子天又郑重地说，“这个案子你就一抓到底吧。我们是同级干部，调兵遣将，你根据情况决定好了。”

马波罗嗯一声，就离开了科长办公室。

三

八百元假票子，把个“笑逐颜开”搞得愁眉苦脸，上至经理，下至营业员，都象失了魂。马波罗来了，人心惶惶的商店才象有了主心骨。马波罗直奔那部“声宝”，果然发现了清晰的指纹，先来的技术员已经把指纹取下来了。他回到商店办公室，让侦查员汇报初步勘查了解的结果，然后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听赵跃进介绍情况。很快，他就发现了线索。

“死鬼头”、“死鬼劲”，都是地道的本地土话，特别在本市郊区，姑娘们笑骂小伙子的时

候，几乎都离不开这两个“鬼”。由此可以断定，那对买“声宝”的青年男女不是外地人，也不象城里人，很可能来自郊区。

“通知机关，立即派人前往交通要道，拦截带‘声宝’收录机的可疑人。”马波罗向刑警李一山布置。同时，也想到了另一点，年轻男女夜游，啥样的事都可能干出来，行动方向很难确定，应该再加一条措施。“让内勤通知各派出所，把基层治保会也发动起来，清查旅社和复杂场所，以及可以藏身的偏僻地方。”

为了八十张假票子，如此兴师动众，连马波罗自己也感到吃惊。在一般情况下，采取这么大的行动，应该通过局长。为了赶时间，他只好先斩后奏了。

堵截，清查，是公安人员对付罪犯常用的，也是最简易有效的方法，无需指点，只要把案情介绍清楚就行了。马波罗顺路赶到重点区域的古城派出所，意外地遭到刘大保所长的顶撞，只得上街找巡逻队交待任务，然后回到机关，先和科长通气。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赵子天觉得，堵截可以试一试。犯罪分子得手，定会逃之夭夭，销声匿迹，就有可能在路上截住。但让全市派出所都行动起来，大动干戈，似无必要。收录机是个又笨又重的家伙，目标明显，犯罪分子一般不会抱着去投旅社，更不会在复杂场所转游。他还认为马波罗的分析判断不大准确。犯罪分子也可能是市区人，或暂宿居民家中的外地人。因为两个“鬼”都是姑娘说出来的，市区的或外地的流浪小子完全可能把一个郊区姑娘诱到身边。全市百万人口，三十多万个家庭，派出所、治保会采取的行动实际意义不大。虽有不同想法，他对马波罗的布置却表示理解和支持。他没有忘记自己有言在先，让副科长放手去干。这也不违背自己的信条：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再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工作方法问题，无疑是小事，不必计较。他告诉马波